

The Cat
of Yule Cottage

尤尔小屋的猫

一切看似逝去的，都不曾离开

〔英〕莉莉·海沃德 著

张玫瑰 译

The Cat
of Yule Cottage

尤尔小屋的猫

〔英〕
莉莉·海沃德
著

张玫瑰
译



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尤尔小屋的猫 / (英) 莉莉·海沃德著; 张玫瑰译. — 南昌: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8.1
ISBN 978-7-5500-2545-5

I. ①尤… II. ①莉… ②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国—
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90595 号

江西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14-2017-0400

THE CAT OF YULE COTTAGE

Copyright © Lili Hayward, 2016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Johnson & Alcock Ltd.

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

尤尔小屋的猫

YU ER XIAO WU DE MAO

[英] 莉莉·海沃德 著 张玫瑰 译

出版人 姚雪雪

出品人 刘运东

特约监制 肖 恋

责任编辑 袁 蓉

特约策划 黄 琰

特约编辑 郑淑宁 苗玉佳

封面设计 程 然

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I期A座20楼

邮 编 330038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佳星印装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 9

字 数 177千字

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500-2545-5

定 价 39.80 元

赣版权登字: 05-2017-481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发行电话: 0791-86895108

网 址: <http://www.bhzwy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“每个家庭至少都会有一只猫，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。”

——出自克里斯托弗·斯马特《羔羊的欢乐》

小屋的全名叫恩斯尤尔。

这个名字停驻在我的舌尖上，如蜂蜜停留在勺弯里。恩斯尤尔：灰与绿的交融之地。古老的石头，苍劲的古树，赭色的茅屋，长满苔藓的老墙。屋前有一块小草坪，阳光普照，草儿长得及腰高。还有一条小溪，涓涓地流向大海。尤尔小屋独立于谷底，是唯一的居所。它依偎在山谷的最深处，似婴儿依偎在母亲的肘弯处。

我踩在碎石子铺成的小路上。被岁月碾碎的石子在我脚下嘎吱作响。路两旁的大树伸出弧形的树枝，在我头顶上交缠环抱。它们披着树叶织成的衣裳，虽日渐稀松破败，仍挡去大部分阳光，只余斑驳碎影投射在地面上。我提着一只行李箱，背着一只背包，蓦然踏入这个安静的世界。我的鞋底下踩着的，不再是城市的柏油路，而是乡村的泥土。这种感觉真奇妙。

脚下的小路一直通往小屋前门的台阶。我站在台阶上，听着

四周此起彼伏的鸟叫声。也许我已驻足听了几分钟，也许只有短暂的几秒钟。这里似乎没有分与秒的概念，只有季节之分、百年之说。只有在新老树木的年轮上，你才能窥见时间的流逝。这里的一切都充满年代的厚重感，就连钥匙也很旧了。一把沉重结实的钥匙，经过无数个口袋的打磨，到了我的手里。我将它插进锁眼里，转动几下，发出低沉的梆梆声。在门的另一头等候着我的，是截然不同的新生活。

我深呼吸一口气，使劲将门推开。

门朝屋里头开了，与地面摩擦着，最后戛然而止。屋子里漆黑一片，沉寂了数月的空气，这时全部喷涌而出，朝我扑鼻而来。我闭上双眼，呼吸着它们。石头的陈旧味儿，灰尘的清冷味儿，房梁的木香味儿，面包烘焙的余香，还有别的辨别不出的味道，像是香料、青枝和冬雪的味道，我才刚认出来，那味道就散了……

我静立了一会儿，让眼睛适应室内昏暗的光线。我身前是一间细长的客厅，天花板低垂，客厅尽头是一口大壁炉，似野兽的血盆大口。地板上铺着几条破地毯，角落里摆着一把扶手椅，坐垫布面破烂不堪，海绵垫子松垂变形。客厅里家具不多，只有一张长长的桌子，一个黑色的书柜，还有一把长脚椅，摆在书柜旁边。刚开门时的味道这会儿已经散尽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因过潮而发霉的腐臭味，混合着灰尘和铁锈的味道，闻起来一言难尽。屋里静悄悄的，我到房前转了一圈儿，什么也没发现，只有台阶旁边放着一只破花盆，积水表面浮着一层油绿色。

背包从我肩膀上滑落，砰的一声掉到地上。

我怎么会来这种鬼地方？

* * * * *

古老的冬青树下，有什么被惊动了，眨动着黄色的眼睛，如牛油和玉米的颜色。此时，那双锐利如隼的眸子，正紧紧地盯着尤尔小屋。

* * * * *

我沮丧地拖着步子走在地板上。地上的灰尘飘浮了起来，迎着光束在半空中飞舞。仔细打量这所房子，只会让人更加绝望。沾满油污的墙皮正在剥落，石板铺成的地板也开裂了。照片中看起来特别有田园气息的网格窗玻璃，有的已经破了洞，只用几块抹布堵上。

这都是那个老男人的错。要是他没有出现在中介公司的办公室里，要是他没有说那些话来刺激我……我原本只想去拜访一次，随便瞧几眼就回来。没想到的是，因不满他家阿姨的房子被挂牌出租，一个当地人怒气冲冲地跑来撒气，我们就这么在办公室里狭路相逢了。他姓罗斯卡洛，长着一张种薯脸。

“就算那个老女人没有把房子过继给我，”他愤然说道，“就

算她没有，我也绝不允许任何城里人来这里占用我们曾经住过的房子，破坏那些宝贵的记忆。他们只是假期过来住一阵子就回城里去，然后再让房子空置一整年。想租恩斯尤尔？门儿都没有！”

我的中介试图打断他，为我说几句好话。我特意从伦敦赶过来，千里迢迢到了这里后，却在听一个老男人喋喋不休地咆哮，这令她有点儿过意不去。她告诉罗斯卡洛先生，房子并不是租来度假用的，他的阿姨在遗嘱里特意交代过，恩斯尤尔可以出租，但只能租给长期住户。但是，他的火气并没有因此就消了。

“骗人！”他冷笑一声说，“她不可能住下去的！那地方我最清楚了。不到一个晚上她就会走了。”

因为这句嘲笑話，我在沉默中爆发了。在我还没意识过来之前，我已经开口向中介公司的人说，我决定要租下它。我还以为那个老男人接下来会向我推荐更好的房源，让我打消租恩斯尤尔的念头。没想到他只是虚张声势，想给我制造点麻烦。当我的中介咕哝着“注意事项”和“租客要求”时，我居然稀里糊涂地点头答应了。于是，她递了一支笔过来。过了一会儿，她伸出手来与我相握……最后，我就名正言顺地成了尤尔小屋的租客。我抬起头来，看看肮脏不堪的天花板和积满污垢的窗户，然后看向门外的山谷。随着夜幕的降临，气温也随之下降。看来，我真的得在这里过夜了。

我叹息了一声，从松垂凹陷的扶手椅中站起来，开始盘点一楼的物品。广告单上说的“家具齐全”都是骗人的，全是些没被

处理掉的旧家具，只有一张床垫和一罐煤气是新的。书架上摆着几本书，墙壁上挂着几幅画。

目前为止，我看到的最大的家具是一张颜色早已褪去，身上伤痕累累的餐桌。我将手放进桌面上一个深深的凹槽里，想象过去住在这里的人，曾经围坐在餐桌旁，在这里吃过无数顿晚餐，写过无数封书信，还有调皮捣蛋的孩子，抱着擦破皮的膝盖，坐在这里让大人涂药。

中介公司的话要是可信，我将会是住进这里的第一个陌生人。在它的五百年历史里，只有两个家庭曾拥有它。而现在，它又多了一个新住客，一个从城里来的，脑子里充满天真烂漫幻想的作家。她从来没有经营过菜园子，更不用说经营一座山谷了。

我走进了一个小房间，里面摆放着碗橱，像是清洗和存放碗碟的地方。橱柜上摆放着各种瓶瓶罐罐，餐盘上大多绘着鱼类的图案，例如沙丁鱼和金枪鱼，橱柜后排藏着两个黑色的瓶子，里头装着黏糊糊的东西。我将其中一瓶转了过来，正面歪歪斜斜地写着“黑莓酒”，生产日期是两年前。

看完以后，我把它转回去，照原样摆回原地。在这幽深的谷底，陪伴着我的只有几丝老妇人生活过的痕迹，这让我感到十分孤独。我想找人说话，哪怕一分钟也好，可这里没有电话机。即使有，我又该打给谁？母亲或者姐姐？搬到这么遥远的地方，她们早当我脑子抽筋了。更糟糕的是，我还对她们撒了谎。我骗她们说，签下合同之前，我已经参观过房子了。我还在她们面前说得天花

乱坠，把这里形容得诗情画意：豪华的壁炉，肥沃的菜园，漂亮的茅草屋顶，绿意盎然的草地，安静舒适的环境，住在这里可以令我文思泉涌，下笔有神。要是她们知道，我只凭一张模糊的照片，就草率地签下一年的租约，还接受了那么奇怪的条款……后果实在不堪设想。

洗涤室里有个水槽，水龙头生锈得很厉害，有些铁锈已经剥落了，无所事事的我漫不经心地拧开水龙头。一开始，水管里没有任何动静。几秒钟后，它开始发出突突的怪响。接着，有水断断续续地喷出来。水是褐色的，还夹带着细沙子。不久后，出水量稳定了，水质也变清澈了，我将手伸进冰凉的水流中。水槽旁边是一扇积满灰尘的窗，正对着菜园子，透过窗户能看到外头的小草坪，还有远处的树林。

我低下头，用手捧了一把清水，扑在疲劳的双眼上。眨动眼睛时，我的眼角瞥见了一道移动的影子。当我转过头去，那个影子却蓦然消失了。想到也许有人或动物在暗中观察我，我的背脊就忍不住发凉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在心里安慰自己，也许只是一只小鸟。

* * * * *

它悄无声息地潜入厚厚的黑莓刺丛，脚步比半空中飘落的雪花还要轻巧。它从刺丛中穿过，荆棘划不破它的外衣，如夜

般漆黑的果实玷污不了它。草地变凉了，蝙蝠惊飞了，黑夜就要来临了。

* * * * *

我任由窗帘布落下来，绝望地看着昏暗的天色，一脸生无所恋。到目前为止，我还没收拾出一块立锥之地。我知道租金如此便宜，其中必有猫腻，可我万万没想到，所谓的“以实物为准”，竟会如此天差地别。

窗帘里外沾满了厚重的灰尘，窗台上堆满了死去的苍蝇和蜜蜂，尸体横陈。当我将窗帘抖开时，那些尸体如纸屑般纷纷扬扬地落下来。我带来的洗洁用品只有一瓶洗洁精、一块海绵、几条洗碗巾，在这里根本不够用。“你从来没想过会这样。”脑海里有个声音对我说，“你天真地以为，一切都会很完美。”

我强打起精神，朝放在角落里的黑色书柜走去。多少做点清洁工作，总好过站着不动，劳动的时候还能放飞思绪。书柜里的架子落满了灰尘，我用一块布将灰尘抹去。几本书斜放在架子上，封面大多是皮制的，因年代久远，边角都卷了起来。书名很是熟悉，这令我心情好了不少，仿佛找到一位趣味相投的故人，虽然这里离我真正的故乡很远。我找到了几本狄更斯和哈代的小说，一本完全散架了的圣经，一两本磨损严重的年鉴，小心地拂去书皮上的灰。有本册子摸上去不厚，书脊平整，却引起了我的注意，

让我忍不住立刻就打开了。这似乎是一本素描簿，扉页上留着字迹优美的签名：

托马西娜·罗斯卡洛

敞开的门外突然有东西一闪而过，将我吓了一跳，书差点从手中滑落。门外有翅膀扑动的声音，还有黑压压的影子，我小心翼翼地挪到门口。山谷外，夜幕已经降下来了，天空呈紫灰色，像鸽子羽毛的颜色。远处，蝙蝠在天空中向下俯冲，迂回飞翔，它们那“吱吱”的叫声令我不禁莞尔。我转身回到屋里，寻找电灯的开关。门边墙上有个老式开关，我伸出手指按了一下，没有反应。我又按了一下，还是没有任何反应，连个电火花都没有。

心里隐隐有种不祥的感觉，我赶紧把头埋进书包里，四处翻找手机的充电器。墙上有个电源插座，像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产物。找到充电器后，我把它插到插座上，“咔嚓”一声按下开关，然后向上帝祈祷。

手机的信号栏上显示“无服务”，充电指示灯也没有亮起来。怎么会这样？“镇定一点，想想办法。”我严肃认真地告诉自己，“保险丝电盒肯定就在家里的某个地方。”天色几乎全黑了，黑暗如潮水般哗啦啦地涌进小屋里。最后，我在洗涤室里找到了保险丝电盒。一只蜘蛛从塑料盖上掉到了闸刀上，心烦意乱的我顾不上害怕，挥手把它给扫走，用力把闸刀推上去。闸刀发出了一声沉闷的声响，然后便恢复了安静，什么动静也没有。

一阵恐惧涌上心头，过去几个月的负面情绪也跑了出来，蚕

食我的神经。房屋中介留了个紧急联系电话给我，可这里一点信号也收不到，甚至连车子也没有，否则我就可以开车去附近的村庄求助。话说回来，即使有车子，我也不认识路。就算我认识，这里的夜路太黑了，没有手电筒，我无法光靠两条腿行走。我所熟悉的城市，到了夜晚依旧灯火通明；这里的夜晚是浓稠得化不开的黑暗，能迅速将一个人吞没掉。

我只能在心里默默地念叨着：“你要沉着冷静。先把打火机点亮，再去找找看有没有蜡烛。”只要有了光，情况就会好很多。我颤抖着手，拉开碗橱和柜子，翻遍黏糊糊的刀叉，又翻遍肮脏的餐盘，却没有摸到任何蜡烛。我跌跌撞撞地爬上楼，磕磕碰碰地来到主卧室，里头几乎黑得看不清路。房间里摆着一张空无一物的大床，床边墙上挂着一条松松垮垮的毛毯，床脚下藏着一只落了锁的木箱。

我辗转来到第二间卧室，靠着蛮力推开房门。这里被前主人当作了杂物室，堆着几只箱子，和几只坏了的台灯。此时，房间里还有微弱的光，可是再过不久，这点光线也会消失殆尽，什么也看不见。我返回到楼梯口，踩着咯吱作响的台阶跑回楼下。书柜的抽屉卡住了，我使出蛮荒之力将它们拉出来，震得架子上的书东倒西歪。

在乌漆墨黑的抽屉里，我摸到了纸张和塑料，摸到了针线和玻璃。终于，在一堆杂物之中，我摸到了一个疑似蜡烛的冰冷物体，我将它抽了出来。看见手里的蜡烛后，我几乎喜极而泣。壁炉上

有一盒火柴，我紧张地屏住呼吸，祈祷它们还管用。出门在外，我从来没想过要带盒火柴，真是太失策也太愚蠢了。由于没把握好力道，第一根火柴夭折了，第二根火柴才成功点燃，擦出美丽的火花，在空中跳动着，耀眼而夺目。很快地，橘黄的烛光点亮了房子的一角，照耀出一片温暖光芒。我双手虔诚地握着蜡烛，仿佛它是神圣的护身符，能驱赶黑暗，护我周全。

“那地方我最清楚了。不到一个晚上她就会走了。”老男人的声音又一次浮现在我的脑海。

突然间，我意识到自己正在瑟瑟发抖，因为寒冷，也因为恐惧。房子的前门还敞开着，我赶紧用力把门甩上，从里头反锁住。不管房子外面有什么，它们终究只能留在外面。而我将会待在屋里，独自度过漫漫长夜。我坚定地认为那个老男人看错人了，企图用对他的愤怒来温暖自己。

我试了几次在壁炉里生火，却以失败告终。被黑烟呛了几回后，引火柴才成功点燃，接着是一整块柴火，火苗从木头两边蹿出来。成功把火点起来后，我屁股往后一倒，如释重负地坐在地板上，像打了胜仗似的，松了一大口气。外面天色已经全暗了，当我来到窗前将发霉的窗帘放下时，透过窗玻璃我瞥见了一个黑影，在暗夜里潜行。我往炉里添了一块柴火，让火烧得更旺些，更亮些。这令人心安的火焰，我是不会离开它半步的，至少今晚不会。我把那张老旧的扶手椅拖到壁炉前，然后把我的睡袋打开来，严严实实地包在自己身上。我试图让自己沉浸在书海里，只

听柴火燃烧的哔剥声，不去听老房子的吱嘎怪响，也不去听猫头鹰的咕咕声，那凄厉的叫声，像鬼魅在夜里的哀号。

终于，忍无可忍的我举起一根蜡烛，朝洗涤室的方向走去。远离炉火的石板地面又冰冷又潮湿，烛火在我手上摇曳着，照亮了前面的路。到了洗涤室后，我不敢往窗外看，只是抓起白天见过的一个罐子，匆匆赶回壁炉前。

我将罐子放到炉火上方，里面的液体散发出深红色的光泽。我把盖子拧开，小啐一口，嘴里满是甜蜜的味道。我闭上眼睛，想象自己正站在硕果累累的灌木篱前，阳光照射在深红色的果实上，反射出弧形的光泽。我又喝了一口黑莓酒，想起了已故的老主人，这酒必定是她亲手酿的。我是她遗嘱里所说的那类租客吗？当她发现坐在这里的人是我时，她会不会觉得失望？在火光的温暖下，在黑莓酒的抚慰下，我渐渐放松下来，甚至打起了瞌睡。

可惜好景不长。突如其来的声音将我惊醒了，我在黑暗里睁大眼睛，竖起耳朵仔细听。声音是从前门传来的：好像是动物在木头上磨爪子，使劲地扒抓，似乎想要进来。这时，各种民间传说纷纷钻进我的脑子里，有地狱亡灵的故事，有地府冥犬的故事，有百鬼夜行的故事……心惊胆战的我没有胆子去开门确认，而是拉起睡袋包住自己的头，紧紧地捂住耳朵，祈祷那声音自行消失掉。

我像个孩子一样，蜷缩在睡袋里。后来，我肯定是睡着了，因为我做起了梦。不是梦见人，也不是梦见某个地方，而是梦见了一首歌。它缓缓地进入我的脑海，声音越来越强烈，像暮色越

来越浓。它深深地植入我的脑海，像矿石深埋地底，没有成文的歌词，没有固定的旋律。我虽无法哼唱它，但不知怎的，我却知道它的寓意。

这是一首冬日之歌。冰雪悄然铺满大地，我听见冰雪下的窃窃私语，听见积雪压断了小草的腰，听见雪水汇入小溪冻结成冰。在我的体内，我感觉到血流变缓了，血管冻结了。就在我以为自己快要冻死时，寒冷消退了，冰雪融化了，春回大地。

我听见心脏轰隆隆地跳动着，似有成千上万的新生儿同时呱呱坠地，才能有如雷般的心跳声。我听见黑暗在向他们靠近，它的爪子轻柔地落在地上，蓄势发动攻击，如潮水般势不可挡。我听见它的爪子欢快地在空中跳跃，企图捕捉夏天的光线。树上结满了果实，鸟儿在枝头上歌唱。无数个短暂无声的夏夜，百花吐蕊，芳香四溢。

然后，我听见熟透的浆果的迸裂声，沉甸甸地坠入秋天。这时，歌声开始放缓了，晨间薄雾弥漫大地，夜晚也比往日更长了。后来，歌声日益衰微，来到一年的末尾。树上的叶子摇摇欲坠，万圣节的焰火哗剥作响；我听见狩猎的号角响起，猎人骑马风驰电掣，将旧年逼到穷途末路。当人间失去秩序，我听见百鬼在夜里欢庆。

歌声的高潮似乎就要到了，我知道前面的一切只是铺垫，这一刻才是重头戏。旋律急速放缓，轻盈如雪花，轻飘飘地落在恩斯尤尔四周。这是个神奇之夜，在燃烧的火炉前，新与旧交替，过去、现在与未来并存；所有的恩怨都将一笔勾销，轻轻的一句

话就能改变人心。在这美妙的歌声之中，我发现我正在哭泣，朝歌者走近……

突然之间，我醒了过来，一只手伸了出去，企图抓住什么。我试着回忆梦里的歌声和旋律，那音符却在呼吸之间轰然破碎，曲不成章。有那么一刻，房间里充满绿意，鼻息之间满是树木的清香，仿佛有人砍下雪地里的一根树枝，放进屋里来。现在，那股清香也随歌声消失了。

漆黑的外面有声音响起，我满怀期待地侧耳聆听。那声音美妙得难以言喻，却不是梦中令我魂牵梦萦的歌声，而是一只猫在月下号叫。

* * * * *

歌声持续了一夜。每到四季轮替之际，它就会如约而至。它已传唱了千年，它还将继续传唱，千年不绝。虽是同一首古老的歌，但年年岁岁有新意。直到东方发白，直到在此过冬的鸟儿都出来了，叽叽喳喳地互道早安，歌声才终于停歇。歌者在侧耳倾听，陌生女子在屋里酣眠。

* * * * *

我眨了眨眼，从睡梦中醒过来。柔和的阳光透过窗帘洒进房